

王徵士常宗集序

明初嘉定王徵士常宗名彝善爲古文辭與高啓  
季迪楊基孟載徐賁幼文齊名世稱吳中四傑洪  
武三年詔徵修元史者三十有二人皆極天下之  
選常宗與焉史成不就官以諗母乞歸故季迪詩  
中稱王徵士云徵士少讀書天台中師事孟長  
文長文爲蘭谿金文安公高弟故徵士之學遠有  
端緒其文清勁奧衍言不蹈襲爲人峻厲不可一  
世類古之遺狂同時楊鐵崖有盛名徵士直斥爲

文妖嘗題讀書樓詩云三代以來方有學六經之外更無書其志趣高邁如此先是徵士遺文一編弘治時有吳郡都穆者釐爲四卷版行今陸扶照氏恐其久而湮也爲校輯而重梓之數來請序於予予惟三傑皆以詩名獨徵士更以古文擅長顧三百年來其姓氏亦幾若滅若沒而卒賴是以傳則文章信有力歟或猶惜其少此與賣菜求益之見何以異今夫上下古今得傳姓名於天壤間者代不過數人人不過數言昔人謂晉無文章惟李

令伯陳情一表陶淵明歸去一辭耳則不惟之二人者藉是二文以傳且可以蓋典午一代之文而豈務多乎哉徵士遺文雖少然如川珠山玉埋藏逾久而光氣終不可淹吾於是而歎文章信有力也穆叔以立言居三不朽之一有以夫商丘宋榮序

王先生集原序

吳郡都 穆玄敬撰

洪武史臣嘉定王先生常宗有遺文一編穆鄉嘗校定釐爲四卷藏之篋笥者二十年矣劉君子珍世居嘉定好古博雅謂是集爲里中故物刻梓以傳而俾穆序之惟吾吳爲東南文獻之地自漢唐以來名人魁士踵武相望至我朝洪武而益盛蓋當是時修元史者三十有二人皆極天下之選而出於吳者高季迪氏謝玄懿氏杜彥正氏傅則明

五德士集  
氏而先生與焉先生之文精嚴縝密明暢英發不  
為諛詞浪語以逐世好要之根據乎六經出入乎  
諸子百氏而其識見之卓論議之妙求之當時已  
不多得而况遺之百數十年之遠其可以弗傳邪  
夫文者氣之靈秀天不能自言也故以之而昇於  
人人惟真君子也故得之而吐於詞世之小夫鄙  
生非無言也大率卑庸荒怪偏曲支離而不足取  
固無望於文矣是知文者所以洩乎靈秀而鬼神  
之甚秘也獨不見夫古之人乎富貴福澤往往得

之而能文之士代不數輩或其人流離痛憤阨窮  
飢凍而文辭始工此可以識造化之微矣先生少  
貧嘗讀書天台山中師事孟長文氏長文蓋蘭谿  
金文安公弟子故先生之學遠有端緒若文則其  
所自得者為多而未嘗苟同於人初會稽楊維禎  
以文雄一時吳越諸生多歸之者先生獨目為文  
妖作文詆之凡數百言穆於是又有以驗先生之  
學之正推是心也豈希寵盜名以徼一時之利者  
哉是以史成而歸身猶布衣而惟以讀書奉母為

事嗚呼若先生者匪徒能言實允蹈之而足為鄉邦之重者也先生名彝其先蜀人父東軒公嘗教授崑山州學以卒嘉定崑山之接壤也故先生復為嘉定人云弘治十五年壬戌三月十日序

題王常宗集後

杲童幼稔聞長老論及嘉定鄉先生學行純正文章典雅必王先生常宗為稱首自恨生晚不獲一操杖履以備牛馬之走間嘗得其詩文一編曰三近齋稿其議論根據精彩發越反覆誦詠使人有手舞足蹈之意此杲所為恨生晚不得以從問道執業之末然是時抱生晚之恨者豈獨杲也吾友劉君子珍過而見之默然有契于中乃曰君貯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覽孰若鐫板以傳庶斯文之

不墜而先生之名亦得以垂不朽也遂許捐金以  
成厥美其間多有陶陰亥豕等字復求都公玄敬  
校讐點檢略無苟且復爲序文以弁首簡杲惟先  
生出處大節具見高太史王半軒所爲堂記豈杲  
諛聞淺識之所敢議然在當時師友文物之盛若  
金公德儒張公翰宸趙公元鼎袁公德新諸老芳  
名偉烈百歲之下後生小子終莫得聞幸存先生  
之文而著若今苟無子珍之好義亦同歸于泯滅  
而已爾夫達者之用財不爲妄費無益之事世俗

惟知邀身後之福與夫淫侈聲樂之類雖費鉅萬  
在所不恤其於義事則拔一毛而利不爲也古人  
有云曠百世而相感得此心之同然其子珍之謂  
矣弘治壬戌春正月望邑人後學浦杲敬識

王徵士集目次

卷第一 記

蘇州府孔子廟南門記

順理齋記

秘藥巢記

西野堂記

瞻松亭記

石礪書堂記

抱玄齋記



映雪軒記

菊鄰記

新陽農舍記

櫟齋記

服記

清曠軒記

蒙齋記

望山堂記

卷第二

序

蒲山牧唱序

送沈亨伯之雲間序

聚英圖序

送李道士序

送張容自松江復歸桐廬省所生父序

贈李崇德序

送張侯詩序

衍師文稿序

送浮屠祖默師詩序



送浦士文赴廣州詩序

高季迪詩集序

送彭杞序

美張彥和詩序

送國子周衍觀省還國學序

送林醫正觀省復還朝詩序

送東傳師住天平白雲寺序

送吉無咎之延安序

送仲謙師序

送堅師序

中秋翫月詩序

送朱道士還京師序

送殷教諭赴咸陽序

陳婦節義集序

卷第三

碑銘 說 傳 贊 雜著

蘇州重修孔子廟學碑

鄉飲酒碑銘

雜說

大學章句說

說龜

說殼

印說

惺惺說

陳節婦傳

泉州兩義士傳

朱文公像贊

貞觀納諫圖贊

有元故崑山州學教授王公恭孝先生像贊

陳寶生画像贊

鏡堂師画像贊

史約名目

六則

歷

統

纂

述

記

考

文妖

鶴瓢志

跋陶淵明臨流賦詩圖

蘭亭定武本題跋

跋唐張長史春州帖

卷第四 詩

露筋娘子詩 有序

春州詞 有序

續王昭君詞 有序

陪宋學士國子學夜坐次韻

齊桓公

送季思文教諭考藝還東陽

秋林高士圖

神絃曲四首

織女廟

紀王廟

滄瀆龍王廟

伏虎神君廟

癸酉歲徐樞密第賞雪

題張夔畫閩山曉行障子

徐兩山寄蓮花

題李太白像

鄞江漁者歌贈陳仲謙

已酉練祁寓舍詠雪

瀟湘八鴈

朱澤民秀野軒圖

偶題二首

送安南使還國應制

東歸有感

題讀書樓

師子林十二咏

列朝詩集選四首

竹谷

臥雲室

指柏軒

問梅閣

待鶴二首

憶徐生

春艸堂

附錄

元史目錄記

宋濂

先硯堂記

王行

與王常宗書

王行

蓬軒吳記一則

黃暉

吳中文苑人物志

張昺

姑蘇志人物傳

嘉定志人物傳

列朝詩集小傳

錢謙益

王常宗小傳

婁堅

書宋太史元史目錄記後

沈弘正

春日懷十友詩

王徵士彞

高啓

媯雌太史自海上入郭因得追遊以叙舊好

今日風雨偶闕晤言樓居早寒懷人猶甚

想孤寓僧林同此岑寂也賦此以寄瞻戀

之意

高啓

與王徵士訪李鍊師遂同過師林尋因公

高啓

媯蜚子歌

高啓

追挽恭孝先生二首

高啓

王徵士東里艸堂

高啓

海上逢王常宗

高啓

寄王常宗

楊基

湘江道中思王常宗

楊基

送王彝太史還祁川

姚廣孝

次韻答王常宗

韓奕

王徵士集目次終

王徵士集卷第一

嘉定王 彝常宗甫著

後學陸廷燦扶照氏輯

記

蘇州府孔子廟南門記

孔子不有其位而其道使萬世帝王因之而不革  
蓋孔子者帝王百世者也故自唐王祀孔子而孔  
子廟擬諸王者歷世弗以爲泰今天子大祀典禮  
凡海岳百神之追尊帝王者皆復古號惟於孔子

之道謂非有功一方一時者然而大成至聖文宣  
巍然獨建使百神無與爲並蓋雖有所仍而尊之  
之意乃有加焉然近世郡縣之學恒與廟混殊不  
知古者有學無廟而其學天子辟雍諸侯類宮焉  
爾今郡縣有孔子廟夫旣擬諸王者顧乃以學附  
焉殆非古類宮之制也類宮以爲學而廟則寓焉  
又非今之所謂王祀孔子者惟蘇州學左復別有  
廟則以擬王者而靈星門南不十數步即畫於鄰  
垣於是徑而之東以趨通衢而鬱塞翳昧其南面

向明而王道之無偏焉者大弗稱始唐大曆中李  
栖筠刺是州嘗增學廡至宋郡城東南復有故夫  
子廟景祐初范文正公歎其隘陋始遷於錢氏南  
園之巽隅而公之子恭獻公復加闢焉今廟學是  
也夫其肇基之高且廣若此顧獨有所弗稱者蓋  
鄰垣一方其地廣袤凡若干畝故亦爲錢氏園由  
宋及元屢易業主而卒歸於甯氏先後之守臣無  
慮百數十人豈無欲拓其地有南焉者然皆不可  
以力得也至正間守臣六十間以學廡之羨買其



地於甯氏之孫開得三之一而亦不能以利盡得也入國朝來蘇爲畿內大郡地闊物夥守臣之選難其人洪武五年國子祭酒江夏魏公以正學碩德出守茲土政修令行人敬以愛明年大修廟學而宏博壯麗實踰舊貫未幾而開盡以其地所存三之二歸焉公曰是有待也而在余哉因命教諭宣城貢穎之繪圖而經營之而郡人士皆願出私錢以助乃通道自靈星門以極於南城之陰而故有洗馬池適當其前又有狀元畫錦兩坊適拱其

左右於是表文廟之道於洗馬池南而架梁以入其道南北之半故又有假山山之陰有池曰來秀其水自太湖來入南城之池宛焉以注來秀自來秀南流則匯之洗馬而止其北流則歸之學之泮池而止於是又即來秀池南闢假山遺址而爲之外門焉至是而廟也學也出入之道殊矣故入其門則循池之東以趨於廟出其門則折而西又折而北爲梁梁上者再以達泮池之梁而趨於學於以示神人之不可褻也如此廟學之告成也翰林

侍講學士太子贊善金華宋公濂既爲之記而穎之以爲此一區孔子南面之地也范公所未得爲者也今魏公乃得爲之蓋始終幾三百年而廟學大備有不可不特書者爰以狀使彛記之彛也多病學日荒落曷以書公之績然辭之而弗獲也乃記之曰洪武六年十月某日新作孔子廟南門十一月某日孔子廟南門成或曰春秋之新作南門特書也此其例歟曰春秋之作舉一世而復之正以其書法而書不正者焉斯美辭也孔子王號國家既特存之則作門也而擬諸王者焉禮也公得以欽承天子之詔焉敬也故曰吾之書美辭也噫此所以爲公之績也歟此公之績所以特書之而有取於春秋之法也歟公者其字杞山武昌之蒲圻人世之學者皆稱之曰蒲圻先生云

順理齋記

吳郡自昔衣冠之所萃入國朝其郡人若宋節幹顏公若湯師言龔子敬兩先生及禮部于公其寓止若所南鄭先生若虞文靖公黃文獻公太常柳

公皆卓然師表一世故其學者知務經術爲文章  
必要諸理其後湘東李一初先生亦寓於是學者  
又出其門焉尹君伯章吳人者蓋嘗接聞諸君子  
之流風而又及親炙黃公且嘗與李先生游其所  
學槩可知矣君他日語彛曰吾章名而伯章字也  
且順理成章曰文吾故以順理名吾所居之齋而  
李先生嘗爲之記噫兵燹之餘記已云亡而先生  
不可以復起矣子知先生者願續爲記彛以愚且  
魯不敢當者久之而終不敢以拂君之意也乃記

之曰理出於一本始而流行於天地人三才故日  
月星辰之經緯與夫江河之流山嶽之峙及夫父  
子之親君臣賓主少長之事衣服飲食宮室之物  
皆三才自然之文也有聖人者出於是爲之璣衡  
歷數以文其天之文爲之疆界井田以文其地之  
文爲之綱紀人倫制作禮樂以文其人之文而聖  
人亦何嘗任其私智而強爲之哉亦惟順其理而  
已矣今其說具於六經君之講習於茲而有得於  
父師者宜亦審矣苟即其自然者以循而行之端

自我爾又何假於余之空言也歟且是齋也君實居之其學者又從君而學之夫既曰順理矣固宜相與講習於茲而有所自得者又非余之所能言也余所以必爲之記以書君於古之先達君子之後者俾來者知君之學之有自也

秘藥巢記

秘藥巢在吳郡干將坊之東者南陽韓君名奕字公望自其先以醫傳術著於世至宋靖康中隨駕渡南遂徙居吳至君若干傳而君之術益精君生

年今三十又四目青且十餘年性澹泊雅不喜走馬跡車塵間人往往迎君以視疾其家者無虛日君百謝而不出且曰我目廢久矣負不宜出者三吾自分永棄不欲聞斯世事故不欲醫行人間一不宜出醫之術視人疾望爲之先而吾目廢矣二不宜出吾目既廢而吾心猶有不存端居以涵養吾職也三不宜出又曰吾負三不宜出然祖宗之術不可絕也養祭之道不可荒也吾惟藉吾藥以自謀而已乃消室干將坊之東以其所授受湖江

間秘方大人小子婦女與瘍醫諸科製善藥而廣  
列焉日獨垂簾坐戶內人抱疾來者輒訊而與之  
人以得君之藥爲榮君之室僅尋尺許百藥莫充  
棟宇縷縷如鳩巢然君謂其友蜀郡王彝曰吾之  
室吾以爲巢焉吾野人也宜巢巢野人居也雖然  
以野人而居野人之居然而在市之中吾懼夫市  
之人以爲吾疑也吾曰君固欲以古道而淑夫市  
之人緇冠深衣不服今服非古轍弗履非古書弗  
讀歸然爲鄒魯儒者吾方擬君若三代之民今居  
曰巢且居是秘藥於其間是又欲以神農氏所味  
以療夫鼎俎酣豢之徒以有巢所居而易夫雕墻  
峻宇之俗也吾將賀夫市之人之日趨於古也君  
故名其室曰秘藥巢而彝爲之記云

西野堂記

陽羨之山東涵震澤北瞰大江而天目諸峰又皆  
奔趨於其南獨西野一方湮之皆曠野居人自昔  
成聚有都曰臧林者儲氏世居之儲氏伯曰惟賢  
字希聖仲曰惟德字希崇以春秋學自相師友先

後爲鄉貢進士鄉人相與師之以其居陽羨西野而西野之人才且賢者莫或爲儲氏先也皆指而相語曰是西野儲氏也於是儲氏之於西野雖不敢以專美其一鄉然西野以儲氏而聞於當時則鄉之人有不得不以爲儲氏專美矣故又名其所居堂曰西野之堂云今年春希崇領鄉薦爲郡學教授來上京師而余與希崇遇余在昔固嘗識儲氏昆弟又聞有所謂西野堂者至是問余爲之記焉夫自天下大亂凡城闕之號稱名都者其綺羅

金碧歌舞之區一旦乃鞠爲煙草有過之者類皆躑躅於狐蹤兔跡之餘雖欲彷彿昔遊以求其孰爲東歟孰爲西歟而不可謀也然而四方之仕與商者苟其舟車之出於陽羨焉有矯首而西望者則惟見夫夕陽曖曖之地油油然葦葦焉皆桑柘麻麥也而鳴雞吠犬方相聞於炊煙之間歸農倦樵且休息於灌木之下以儲氏西野之堂在乎是也夫豈人力之所能致哉抑天以是而私希崇使希崇優游於干戈之間以大肆其力於春秋也若

徒樂夫巖棲谷飲以終身斯堂而已者此畸人狷士之所爲也希崇豈其然歟

### 瞻松亭記

范文正公之故宅在吳城中今爲文正書院公手植松二猶存也公之十世孫天章居書院旁構亭以瞻二松因名其亭曰瞻松云天章數徵彝文以爲記彝辭之而弗獲也乃退而思之夫松也物於物者也而天章瞻焉殆將託是以思其先公也歟彝竊嘗讀公遺書而觀公平生之槩焉公之叅大

政帥西陲也實爲宋臯夔呂召當時之人以儼公斯四臣者而天下後世信之無異辭故雖野夫市人咸能道公姓名有不及見公之歎而公也不可作矣嗚呼公生當時與今之人匪同世而今之人也小人歟媿之君子歟慕之由公而至今幾四百年矣幾四百年如並時而同世者吾固知公之平生千萬世一日也而况於公之子孫乎固宜乎其瞻公之松也今夫松之有明堂總章之材也而公似之有旁敷丕覆暘者所仰焉以息之蔭也而公

似之有繁霜苦雪特立弗摧之操也而公似之則公之所以振厲夫千萬世者在是矣天章之瞻之也果出此也則夫其一舉目之間洋洋乎而來者固皆公之平生而天下後世所當法也豈徒然哉然公之平生則無一而不可爲天下後世法者而其躍然於天下後世之人心者無時而不然也顧何待於耳目之間蓋不期於斯松之瞻而自不能不瞻矣則凡其見於耳目之間皆是松若也是則天章之瞻松非瞻松也蓋所以瞻公而孜孜孝焉

以求無媿乎爲公之子孫不然松何地無哉

石礪書堂記

吳多佳山水然郡郭中無長林大麓其地平行爲萬屋所鱗聚而車驅馬馳之聲相聞乃有即其一區之隙而居焉者若采蓮里之俞氏園而已俞氏其先汴人宋靖康中有以避地來者愛洞庭七十二峰於吳之山爲最秀因卜築於林屋之角里其後有徒居茲園者在嘉禧淳祐間號爲巨室中懼變故雖屢易地主而其曰俞氏園者則自若也至



正壬辰有伯溫者始復其故地二畝餘築而爲屋  
四楹中祠其先君子石礪先生像而左度先生所  
述易會要百有四十卷集說三十六卷右度所註  
陰符經參同契若干卷先生之門人王清獻公都  
中爲大書其楣曰石礪書堂云始先生生宋季年  
以經義有聲場屋間以科第起家而吳內附山林  
之士往往謳歌而興以爲一日之用先生乃惟家  
居讀易而玩象觀理著書以自見彛嘗升堂拜先  
生遺像則見夫深衣大帶拱焉以立如所謂三代

之民者於是益有慕乎先生而有後時之歎然猶  
幸先生之書之猶存也且俞氏自渡江來幾二百  
年諸書之傳非一世矣而仕皆不大顯至先生學  
高道懋猶以約終其身意必有鬱於前而發於後  
者而伯溫顧亦潛德以老然子立焉是能力學以  
發揮其先大父者夫易之道貞則復元先生貞矣  
立其復元者哉先生諱琰字玉吾伯溫字子毓立  
字有立

抱玄齋記

老子言玄以明天人至妙之理而其所以自處者常超然出乎萬物之表而辱與榮咸不與焉是可謂優於玄者矣楊子雲即其緒餘擬易作太玄經而乃委身新莽以爲後來所誚是不惟不知玄且不知老矣蓋老子清虛無欲之士代之隱者宗焉子雲以新莽氏獨惜乎其不隱也句吳有隱者曰吳伯善甫善製墨因名其所居齋曰抱玄蓋以玄在萬物中物皆有之墨其一物耳乃獨純乎其色備乎其道故抱焉以自處以爲君子之所需也而

君則自爲有足爲人道重者君在昔至正丙申淮兵入吳君之兄病廢者十五六年至是家人悉散去而君獨侍其側兵踰垣刺君君脫之乃負兄以出甫及門復有兵數十輩交刺君至三十餘鎗君仆且死兄亦死久而君復蘇若天誘其衷以旌其義者蓋君於是時知有兄耳死與生不暇計也故其大義伸倉卒中有足爲人道重如此今而退然不爲世用顧乃隱居西郊製墨以自食其力且將終其身焉固若有取於老子所謂知白守黑云者

而其向之與兄同死者至今猶凜然也其視夫子雲以玄自說義不義何其遠哉吾故曰君非徒隱者也義士也抑吾聞之君賣墨吳市中不貳價自學士大夫至於童仆小子皆知君姓名凡書字必以君墨然今大山長谷之間豈無有大儒先生執春秋筆書莽大夫者其所試墨如欲由於義士之手則必訪君而求之庶不污其直筆云

映雪軒記

泉之爲州接三吳而連二廣其地恒燠累歲未嘗

見一雪孫惟善者州人也而遊於吳嘗築室婁江之上爲小軒讀書其間再經大寒而再見雪惟善方展卷夜誦且有以滌神澡慮而忘客千里外也其鄰友晉昌唐本初沛國朱孟東漢中趙用晦勇聞兄弟是夕過焉以爲在昔孫康氏嘗讀書映雪而惟善同姓也今又若是故題其軒曰映雪而請余爲文以記之余前年客吳城之鶴市市南隙地數十畝一望皆青草故自春至冬惟一色余是夜臥館內有颯爾響窗牖若萬松子相騰擲聲而余

五衛士集卷第一  
之室燿然以輝乃啓戶視之大雪且滿目野鶴數十自相和鳴寒風復颼颼起而余之神欲飛以去余因出戶外行空闊間一再而俯仰四顧若有以見天地之全而余之心有廓然焉者意是夕即惟善讀書時也獨惜余不得與惟善鄰相與往返以相語也然是軒所見且聞者當不異是而其心廓然焉者亦不異是也惟善他日必歸其鄉以是而語其鄉之人必相與大息而曰是夕也吾未之見也於此凝而思之其必有廓然乎其心者哉是爲

記

菊鄰記

凡天下之物莫不有鄰日與月爲鄰江與海爲鄰河與淮濟爲鄰泰山與嵩華爲鄰麟鳳自相爲鄰而龍與雲爲鄰其於人也亦必有鄰而鄰非止於比屋而已也故孔子與七十子鄰蓋嘗曰德不孤必有鄰若堯舜之爲君也與其臣皋夔稷契之徒爲鄰故曰臣哉鄰哉然而有高世而無鄰者則天子所不臣諸侯所不友若伯夷叔齊與凡隱逸者

是已今夫草木之華皆發於春菊有黃花視諸草木不華而自獨花此所以爲花之隱逸而不與他草木鄰乃求夫人之隱逸若陶公者鄰也吳人王本中氏攻詩以醫隱性好蒔菊謂其善制頽齡特有資於醫也人有過其所居者見四鄰皆菊曰王氏以菊爲鄰也或曰不然菊以王氏爲鄰蓋王氏非膠然曰菊吾之鄰而菊自不能不與王氏鄰也暨陽王先生原吉爲題其所居曰菊鄰是固以爲菊願與王氏鄰而王氏真菊之鄰也雖然菊花之

隱逸而王氏之隱逸則其性一也王氏欲與菊爲鄰乎菊欲與王氏鄰乎必有能辨之者

新陽農舍記

婁江由吳婁門東流出崑山城以入於海城東五里許有分而南流者新陽江蓋別爲婁江之支江之濱土田沃衍潮汐不甚鹹苦農往往瘞竹固岸下候其羸縮旱而疏焉澇而塞焉故稼穡雖凶年然亦有秋友人傅君次泉居而耕之有田若干畝可卒歲以其地什之一藝麻麥桑苧菜果而爲屋

其間屋之四楹足以燕妻子業詩書棲耒耜耘穫之物最其勝者江流環舍舍外之木旣老彌秀且閑門外無車馬焉唯鳥雀鳴且啄水聲潺潺然來風葉相和以響仰而視之山入窓牖中翠寒綠瑩聳然在白日下或稍稍有雨聲鬱然而爲雲吾意君自與東西家相語以外王內聖之道無與語此山在目蓋天下士矣初君居崑山今徙於茲余固未一造焉今而問之耕者曰傅先生安在曰有傅氏而農者此其居也而君亦題其居曰新陽農舍

云夫農君子所小吾知君蓋識其大者而農乃其寄耳雖然古之名臣興王之世者其亦有農矣哉

櫟齋記

天之生材蓋未嘗有無所用者唯其有所用也而始得以爲材然有無所用者豈天固棄之以非材也歟天旣棄之以非材而何其生之於此也今而生之於此則固以爲材矣而終無所用是天之生材亦未嘗皆有所用也而世之人方以其有所用者而謂夫無所用者之非材又以其無所用者

而誚夫有所用者之徒斲其材而不知天之生材  
固未嘗以此而廢彼也彭君仁甫以櫟名其燕居  
之齋或曰君取其材之無所用者以自況也或曰  
君以其有所用者而藏之於是也吾觀君之爲人  
年高而有道不屑於世用而將以自全其天也而  
彼皆取其所有用者而於其無所用者則弗之取  
也而吾則取之焉非固取之也吾蓋以全其天而  
已故謂君自況其無所用者棄天者也謂君藏其  
有所用者弗天者也櫟木之最壽者也彭祖之顯

不爲伊傅隱不爲巢由而其壽至於八百此能自  
全其天者君而自全其天安知其不有以似之也  
余故爲之記以期君之壽於無窮焉

服記

媯蚩子爲閒居之服有冠有巾有衫有裳有帶凡  
五而履一焉冠以布爲質而髹以漆廣五寸高二  
寸五分頂中央袤如其高左右漸殺至兩端袤各  
二寸即其高而四分之其一在下爲武其三在上  
壘爲三成下成衡著武兩成上皆爲衡左右皆各

爲從迭冒之而從之末著武前後皆然乃穴其兩旁以竹爲筭而簪焉漢獻帝時益州刺史張收嘗畫古聖賢像有曾子故倣其所著冠如此漢世近古嘗有傳者蓋前三成以三乘之得九爲乾後三成倍之得六爲坤而前後各三成爲六然余不知曾子所服果何如也若使尺寸損益在今頗以義起廣五寸者倍之得十十與五爲河圖中數以五乘十得五十爲大衍數高二寸五分倍之亦得五十頂左右各二寸者合之爲兩偶而中央二寸五

分者特爲奇云中用黑繒方一尺揜其兩旁各二寸五分壘向內得五寸廣衡縫其中而反所揜兩旁之四角向外斜出之仍中訕衡縫處裹髻于中餘使覆頂前後製帶一廣一寸長五尺自髻後繞向前爲結復以所餘繞向後至腦之兩旁繞而垂之復有巾者不冠則以裹髻若古緇撮耳方一尺爲太乙揜兩旁爲兩儀斜出四角爲四象帶五尺者大衍數而三結者徑一圍三衣以布兩合幅中訕而前後垂之自肩至膝後幅斜讓前幅使闊且



王後士集卷第一  
長前幅裁其肩兩間各三寸以容領領闊二寸長與幅等而左右之掩爲衽復幅縫合之爲督復即前後幅兩旁當脇下裁入三寸許爲格又斜裁向下有不足者別以布續之而如其勢又別以布兩幅綴前後格爲袂又別以布闊一尺續爲祛自袂之本曲裁向祛如魚腹狀而祛之口闊一丈二寸縫合之却循袂而格極於左右齊焉裳以布六全幅爲之闊狹自左端三之一斜裁至右端三之二狹者居上闊者居下縫合如帷別以布爲腰而服

之長至絢上而不見膚帶以黑繒復爲之闊二寸圍自腰後而結於其前爲兩紐垂其餘以爲紳其末在衣裳齊之間履以麻爲細繩經緯而捆之其首綴繩四寸狀若弓衣爲絢其跟以繩二尺許中誣而綴之爲綦而綦自跟循足兩旁以貫穿于絢之間此皆考求古制而斟酌之以自便然古之意則存焉爾矣以今之人而服之也其可不自古其人也歟  
洪武五年春三月媯蚩子記

媯蚩子既作此記或者病焉有謂今人而不服

王後士集卷第一  
今之服爲得罪有司者又謂今天子嘗賜之織幣而不製以爲衣爲隱君之賜者蓋媯蚩子初未嘗仕布衣也而服斯服也將服之以入麋鹿之羣焉君之賜其可褻乎今之服其可賤乎媯蚩子又書

清曠軒記

荆溪余叔敬自兵難以來負其母間關百憂而息肩嘉定雖其妻子之計日不暇給而爲其母之養則常有餘君子是以知其能孝也嘉定是時有以

義士聞者曰龔孟德氏爲之買田築室於錢門塘上而敬叔居焉州大夫張侯聞而嘉之乃題其居曰清曠之軒夫所以清曠云者高人韻士之所樂也是未見敬叔之所以能爲孝者然自四方用武諸侯王驕且僭東西南北之交兵者不知其幾家而其宮室貨寶管絃歌舞之娛有自若也士於兵戈中有能脫臭腐而免創殘其父母妻子或完以存有不得不竊祿以爲養者由是其一身之生死繫乎是即有變故則其家之人安所仰哉以叔敬

家傾母老而猶不肯苟仕其必有所見於此也有  
田十數畝雖薄且少然其身未老足以親稼穡子  
將壯足以力耒耜古者盡地力之法猶可爲也於  
是米麥茶筍以爲飲食綿絹麻葛以爲衣裳雞豚  
羔雁以爲甘旨忠信慈孝以爲恒心叔敬蓋無慕  
乎其外者方且母子相樂以終其未來之年視夫  
昔之王侯有不翅如浮雲萬變而其跡至是已茫  
然矣則所謂清曠者於以見叔敬之超然不爲世  
累以能自力於孝也叔敬之子迪嘗從余遊而叔

敬亦起余者故爲之記而表異之云

蒙齋記

始彝君吳東練祁市覃懷張君子寔來彝與之切  
磨問學期以古道相振厲而張君每歎夫末學之  
趨人而人之知志乎古學者鮮也若欲勉彝以進  
修乎斯者彝竊自賀其得以友張君焉方是時彝  
遭家難迹之不涉吳者且七八年異日頗得詢張  
君吳之大夫君子志乎古學爲某某而張君亟稱  
韓君公望之爲人且曰韓君識趣似古往者以目

青廢而今則收斂之功尤有加於昔矣彝又竊自  
賀其得以聞韓君焉自是張君一再往來吾二人  
間而彝往之卷卷頗聞於君之耳而君於彝亦若  
欲取焉以相友者亡何張君即世而彝始來吳首  
謁韓君至其家彝與君至是始相識蓋恍乎其如  
覲張君也間謂彝曰奕始目青特嘗筮得蒙自謂  
吾目不可以復愈也而果不可愈噫今十年矣於  
是題吾所居之室曰蒙齋以自辨其蒙云旣而徵  
彝爲文以記之而彝亦弗能已於言也乃斂衽而

復於君曰知君者莫如張君知張君亦莫君若也  
今而張君已矣而是記乃不求之其未沒之日而  
以屬之彝焉非有若張君之篤學懿行而何足以  
言蒙也且蒙取山下出泉之象寓在險而止之意  
居蒙昧未明之時有純一養蒙之道其見於先聖  
先師之言則已備矣彝雖有言亦君之所嘗聞者  
爾以言之君固已犯於再三則瀆之戒亦何足以  
言蒙也然嘗反而求諸張君之所稱道者矣謂君  
以目眚而將加其收斂之功也姑請以是而言之

王德一集卷第一  
夫人之耳目口鼻其觸於物而動於心者皆然也而目爲甚目在我也物之接於遠近高下險夷有不期見而自見者而耳目口鼻又且各爲之用矣君子有視聽言動之則而視之爲首焉蓋視必以禮者目之則也目之不踰其則而視以其禮則其必有所養矣君之目雖眚而明猶存所以制夫物接之來以爲一心之養者猶自若也然其要則非由於旣物接之後而常本於未物接之先蓋必屏絕其衆妄之擾齋居乎一室之中戒謹恐懼以養

其心之所未發者而不待其旣發而禁之焉作聖之功夫豈必他求而得之也彝也寡陋無似方自病其蒙之未擊者願因君而有聞焉

望山堂記

上饒衣冠之族世多推薛氏由唐以來居貴溪之漸步里至於今若干世矣有白屋先生者名某字茂以清文卓行爲時名儒朝之名卿大夫文章若虞文靖公忠義若余忠宣公皆樂與先生相遊從而先生之風又自有邈乎其不可及者其所居在

白屋山中有望山之堂焉蓋先生之七世祖富川  
府君爲樓曰梯雲六世祖上舍君又爲堂曰碧山  
至高大考金谿君曾大考山長君或扁樓天碧或  
自號山雲以寓其碧山梯雲之趣而復有所謂碧  
雲軒則其大考碧雲君之所居所謂一雲一碧則  
其考 府君扁其東西之室蓋皆以寓其山雲  
天碧之趣也至先生而曰望山者望山而天雲之  
碧固已在於其中於是祖子孫六七世之流風道  
德蓋亦可以想見矣先生故屬彝爲文以併記之

彝嘗讀詩蓼莪而見所謂昊天罔極云者固悲夫  
仁人孝子之心所以思其先人若與天同無窮也  
今夫人之有其身於天地之間者果何來邪吾之  
身蓋有其父矣有其祖矣有其祖之祖矣而皆不  
可以復作矣乃慨然而求其音容無有也其心當  
何如哉先生以一望之頃而求其祖父之音容焉  
則惟見夫漸步之山光天影浮雲往來有天地果  
如是也今其岩岩而高者其儀形之可象者乎蜿  
蜿而升者其容止之可觀者乎蒼蒼而莫可紀極

王徵士集卷第一  
者其昭明薰蒿之猶存者乎是固有不能不思焉者而其心蓋無窮也雖然山無窮也雲無窮也吾心之思其得與之無窮也邪然而先生之心天地之心也前乎千百世之既往後乎千百世之將來如一日也固亦以無窮之思而與之無窮矣乎彝也遭家多難蓋亦有無窮之思焉知先生之心果無窮也故不辭而爲之記若薛氏之孝義先達之製作備矣茲不著

王徵士集卷第一終

王徵士集卷第二

序

蒲山牧唱序

右蒲圻魏公詩若干首彞既叙次爲若干卷題之曰蒲山牧唱者仍公初藁之所名也初公以元至正間韞經濟之業居蒲首山中而志有所待會兵難薦作乃出故山以擇真主而帝業則大建於江左矣於是振衣入朝一見即被顯用以直筆居左史以禮典職奉常以忠言直玉堂以清節振風紀

以善政典畿郡以正學輔春坊以碩德長成均大抵皆公前日山中所韞之業也而又時而出之以見於文辭而以鳴國家之盛焉詩其一也嗟夫世之爲詩者衆矣而足以鳴國家之盛者豈徒然哉公之詩則所以鳴國家之盛者也然而有其故蓋公之爲人所以成其學者方正而淵懿所以達其材者廓大而宏偉所以存其心者軒闢而洞達所以養其氣者雄深而淳龐故其發而爲詩也有含涵蓄積之量有蜿蜒旁礴之態有從龍上下澤潤

萬物之化若蒲首山中之出雲者然蓋蒲首蒲圻之名山也蒲圻武昌之望縣也蒲圻爲縣廬阜峙其東洞庭滙其西衡岳蟠其南岷江流其北而蒲首實屹立乎其中自昔號楚南勝處而公之生寔得其山川之秀則宜乎其發而爲詩者若此也歟今所叙次其作於山中者兵難以來所存則以無幾而作於朝廷者雖不甚具藁而猶多且富蓋亦公山中所韞之業之見於文辭者耳則初藁之名顧可易歟公昔山居時元呂忠肅公得其詩以擬



王德士集卷第二  
杜子美氏今求之集中信然

送沈亨伯之雲間序

吾家文中子嘗評六代文士之文咸有譏焉獨於陸機則曰文乎文乎夫文中子以王道自任出而爲帝者用則足以太平一世禮樂有粲然者不用則退而續經以傳方來士衡文士爾蓋非有經世之文也文中子顧取之若此吾嘗疑之及讀士衡所著辨亡論見其所謂彼此之位殊受任之才異者然後知文中子不徒稱美其文而固有所感於

茲也當隋之大業取陳以一天下也文中子嘗以策獻闕下以不見用而去然而隋之政如彼也文中子之道如此也至是隋之爲隋蓋有逆知其將來者其於辨亡論之言能不有所感哉東陽沈亨伯孝友而好文吾因忘其年之少與長而以爲友而亨伯於余不啻若師友也今將卜居雲間雲間士衡之鄉邦也蒸嘗在焉亨伯宜謁於其祠且以吾之斯言而告諸其鄉之人其必有同吾文中子之所感者而吾之言爲不省然也已

聚英圖序

洪武三年秋七月余既得旨賜白金名幣歸養蘇之嘉定而臥病國子學不能趨拜闕下乃拖紳受焉是日嘉定周孟容自客邸來候余疾曰先生之貌則癯先生之神固腴也先生之病則窮先生之道固通也小子不敏竊嘗圖先生緇冠深衣而垂紳闇然有千載之思焉在前數年時以是卜先生行藏今歸蓋叶所圖者惟先生爲文以贈我既數日余以疾東歸弗果爲會孟容亦還復伸前請且

曰小子嘗圖當世知名之士今既盈筭乃聚而裝潢爲帙得先生文則以冠帙之首余觀帙中有自號鐵崖先生者是爲會稽楊廉夫其爲人若秋潭老蛟怪觀異穎目光有稜其狡獪變化發諸胷中則千奇萬詭動成文章孟容所寫蓋得其混跡斯世與時低昂爲文場滑稽之雄異於世之知鐵崖者有王翰林子充者其文章與宋景濂先生相上下而同在太史氏天下以王宋並稱翰林年未五十而鬚髮俱白目朗而眉秀頤豐而準直其形若

霜晨野鶴矯抗無媚容孟容所寫蓋併得峭直之性峻潔之文可謂善知翰林者又有張孟兼者年甫出三十而少余二歲余最與之相知今官禮部有能名其爲人眉疎顴聳目長而清口角拱而善辨孟容所寫望而知其爲俊才也其他公卿大夫又若干人孟容又皆隨其人之崇卑顯晦進退出處而圖之余雖有識有不識者皆可即是而得之目中焉於是盛世知名之士班班焉有可考者余故爲名其帙曰聚英圖而序之然余惟列前三人

而論焉蓋鐵崖吾爲之論定於其既往孟兼吾爲之期望於其方來而於翰林特云然者使人知文章名家自有所在也而帙中顧獨無宋先生先生嘗見王翰林像而欲挽致孟容孟容曰吾方理歸裝心已東驚懼不能得先生之神全也蓋化工生人傳神者其胷中與化工相融會則下筆而各得其神今人傳神惟得其貌而已宜其與人之大相遠也孟容可謂得其神者矣孟容持此帙之京師介吾斯言謁宋先生而圖其像以爲窮鄉下邑之

觀瞻則區區之願也是年冬十一月

送李道士序

世有老子書者或曰與易相表裏或曰孔子曰老子其猶龍乎夫易六十有四卦而乾爲之首乾之六爻龍以爲象或潛焉躍焉見且飛焉而或至於亢者時而已老子生周之季世見時之不可爲也曰潛其吾之時乎故退以爲進亡以爲存卒潛而不見是得易三百八十四爻之一而爲龍之潛者也孔子則時而潛時而躍且飛時而幾乎亢則止

其進退存亡與易爲無窮而龍之變化俱焉吾故曰孔子其猶龍乎老子潛龍也雖然世則有孔子矣世之不可爲者孔子其爲之矣接輿沮溺晨門荷蓀皆其潛也老子其潛之尤者哉潛固爲老子之時也李玄遭世亂學老子之道自吳門遊浙之東將尋深山窮谷而潛其身玄也其終潛也歟

送張容自松江復歸桐廬省所生父序

自天下分裂人不得返其鄉土死有遺哀者多焉今四方既定而張生乃得歸桐廬省所生父湯翁

蓋不相見者十有餘年至是復相見始生奉翁命  
出後其鄉友張君從君避兵松江今而張君歿翁  
謂湯自有子張之義當爲後生乃復來松江已而  
復歸省焉張君世所謂玉筍山人者余友也余故  
以贈生曰死者不可忘生者尤不可已也生聞其  
言而泣焉何也生固以爲死者不可忘生者尤不  
可已也嗚呼生之心其可悲也夫其可感也夫

贈李崇德序

適齊魯者必求其縉紳之儒吊燕趙者必求其豪

傑之士乃若見吳人而接其禮讓之風遇楚人而  
增其騷怨之思及行乎周秦漢唐之故墟則又必  
求其人而詢其當時之人才而治亂所繫每至於  
悲吟憤悱而不能已者蓋各有所感然也余自少  
遨遊東南因讀書天台中方是時余忠宣公僉  
憲東浙而余以弟子負拜公於其庭公曰我在昔  
亦廬江一弟子員耳自少即知慕周瑜陶侃之爲  
人而至於今也若等盍採此志哉視公之容若愀  
然而有所感者而吾猶不知其然也其後兵至四

方公之守安慶者七年孤城無援而不以動卒至  
於竭忠以死斯人也非獨爲廬江之榮而百年間  
固不可以屢見者余於是知公昔年之所感者在  
於此也嗟夫爲公瑾者固有關於吳之重輕而士  
行亦晉之所以存亡者而公則在今天下其大義  
所著亦一代之所繫以盛衰者是則廬江之人古  
今蓋同然也余於公安得不重有所感歟余嘗欲  
書公平生以待太史氏之擇而知公者恨不多也  
余又安得不重有所感歟會稽陳某爲余言有李

崇德者廬江人也其爲人究古今知治亂磊落慷  
慨然不以自耀寄跡於醫蓋奇士也今則居南都  
焉吾子苟爲文以遺之其必有復於吾子者而吾  
子之所感者庶乎其有以發之也雖然余也識公  
於廿年之前而信公於廿年之後夫以廿年之間  
盛衰治亂之相仍其倚伏變化固亦已屢矣而余  
於公尤獨有所感焉者雖余亦不知余之爲何如  
也然則若李君者其必有以發余之所感矣乎

送張侯詩序

去年秋彝始還嘉定既至則驚而顧喜而復感且幸焉先是聞松江有其鄉兵爲姑蘇援者其徒或蔓延嘉定而今既已平矣余意嘉定是時且無噍類及還而彝之家完然以存州之人民益以蕃庶問誰之爲之而得以至是則皆曰吾州守張侯字孟循者是也在夏四月侯方坐堂上而松江人以其徒荷戈而來侯叱之曰若等非病子則狂童也今姑蘇亡在旦暮尚誰援哉於是皆昇侯往松江侯又以是叱其爲首者越二日師至遂平松江

侯上謁其將軍曰嘉定非畔我者弄兵自松江耳欲以其餘生贖嘉定數十萬人命侯乃以將軍令還嘉定縛爲松江之徒者數人而爲檄告州人俾無他虞故至於今城郭能若是也彝以是知侯有功於其州之人甚大明年提刑使者羅織侯罪狀侯吐語慷慨終始一弗動至是乃棄官而歸其鄉彝以是知侯之心雖屢遭難而不變者又甚堅也州人曹貞集其大夫士詩若干首以待觀民風者之有考於斯也而俾彝序之夫活人而不有其功

仁也誣之而不改其守強也至位而無所喜去位而無所愠有道者也若其某政某政之善且公也槩可見矣觀民風者有能以彛之斯言而上聞焉其於王家知人之明庶其少補也哉

### 衍師文藁序

至正間余被圍吳之北郭渤海高君啓介休王君行潯陽張君羽郊郡徐君賁日夕相嬉遊而方外之士得一人焉曰道衍師其爲古歌詩往往與高徐數君相上下是時余所居鶴市聚首輒啜茗坐樹下哦詩論文以爲樂顧雖禍福死生榮瘁之機乎其前亦有所不問者師儒林之出也而託跡於浮屠之間余故不以浮屠待師而師亦不自待以浮屠而已也

### 送浮屠祖默詩序

夫浮屠者於其師自言其道也而譯之以中國之文然中國之文非徒文也道在焉而已祖默以浮屠而求余文余之道與浮屠不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在易書詩春秋者



羣聖人之文也文至是考之千萬世而準矣浮屠  
與吾人同則其目與吾目同也取而觀之可也吾  
之說有所謂太極者弗離於陰陽弗離於陰陽也  
原始要終以知死生而弗以其幻也人心道心有  
精一之功以執中也建中建極爲斯人之歸也正  
家以王化先而可以動天地感鬼神也尊中國攘  
夸狄以誅賞萬世也此易書詩春秋之旨而羣聖  
人之道也今浮屠爲空之說則外陰陽而求其本  
初矣爲死生輪迴之說則以爲幻矣爲覺之說則

無假乎精一之功矣女無家男無室則夫婦不必  
爲之化先而皇極不建可以訓天下矣浮屠之師  
狄人也其爲率中國之父子昆弟靡然而由之則  
中國之人不必有中國之帝王而狄之人可師矣  
然則爲浮屠者易書詩春秋之文且不必有伏羲  
至於孔子羣聖人之道且不必行而默乃欲求余  
之文以出諸其徒而觀之余亦不能捨吾中國聖  
人之道易書詩春秋之文以爲文也默方將適東  
南諸州而求其徒以師友之其徒有讀吾易書詩

王後士集卷第二  
春秋之文而知其說者豪傑之士也

送浦士文赴廣州詩序

蓋夫弧矢懸門蚤見四方之志梯航通道爰觀百  
粵之風旣遐邇以同塗豈華夷而殊化是宜裹糧  
以作振袂斯遊也今士文抱慷慨之才吐鏗錡之  
語芳胄則崑岡侔秀脩名則婁水皆馨將發揮壯  
懷搜攬勝槩載斗酒以出祖秣馬吳門指江漢以  
問津揚帆楚裔式訪庾梅於嶺表仍尋堯韭於澗  
濱則必有羊仙並迎蜚夫前導者矣於是同袍羣

餞別醕朋傾契夙擬於金蘭句新裁於珠玉余故  
即其首簡冠以序篇云爾

高季迪詩集序

高季迪詩集凡若干卷郊郡徐賁所編次而稽岳  
王彝題其帙曰高季迪詩集而爲之序焉季迪嘗  
仕而顯矣當未仕時即以詩鳴世有稱其作者特  
以季迪而不以官季迪之詩不以仕而顯也蓋季  
迪之言詩必曰漢魏晉唐之作者而尤患詩道傾  
靡自晚唐以極於宋而復振起然元之詩人亦頗

沉酣於沙陞弓馬之風而詩之情益泯自返而求之古作者獨以情而爲詩今漢魏晉唐之作其詩具在以季迪之作比而觀焉有不知其孰爲先後者矣嗟夫人之有喜怒哀惡哀懼之發者情也言而成章以宣其喜怒哀惡哀懼之情者詩也故情與詩一也何也情者詩之欲言而未言而詩者能言之情也然皆必有其節蓋喜而無節則淫怒而無節則懷哀而無節則傷懼而無節則沮愛而無節則溺惡而無節則亂古之聖賢君子知之其於

喜怒哀惡哀懼之節所以求之其本初者至矣故不言則已言而出焉喜也而明良之歌作哀也而五子之歌作愛也而甘棠作怒也而巷伯作懼也而鷓鴣作皇矣之赫然又因其怒也而作蓋方是時天下有聞而鼓舞之者或瞿焉以俱喜或勃焉以俱怒或悚焉以俱懼或惻焉以俱哀或慊焉以同其所愛惡若有使之然者此無他已與人同其情亦同其節則所以爲之詩者非詩也天下之情之有節者爲之也夫以其有節者之情以爲之詩

而詩之節如此其至也匪聖賢君子其誰能與於斯哉故言詩而至於虞周之間君子以爲後來者之無詩也然而甚矣孟子曰詩亡非詩亡也人之情不忘詩其可以亡乎蓋詩云亡者情與詩無節則猶無情猶無詩也於是有得詩之情而復有其節者世雖漢魏也而猶有古作者之遺意焉世日遠而情日漓詩亦日以趨下則斷自漢魏而後謂之古作者可也夫斷自漢魏而可謂之古作者則晉宋及唐苟有得夫漢魏之情者焉謂之漢魏亦

可也而世之作者乃欲即其無節之情以爲之詩至併與其情而遺之而曰詩固如是然而漢魏晉唐之作者不爾也吾固觀夫季廸之詩而不敢以爲季廸之詩且以爲漢魏晉唐作者之詩也季廸名啓季廸其字也其先渤海今爲蘇州人生元末不仕國朝以儒士與脩元史尋入內府教胄子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已而擢爲戶部侍郎辭不拜有旨賜歸其鄉云

送彭杞序

江淮之間有友焉曰丘先莊曰孫希萬而彭杞者  
孫丘友也自張氏據姑蘇江淮之人以親戚鄉里  
故皆莫不負父母提妻子來求一日之祿丘與孫  
不爲也而彭亦不爲也張亡先時之爲祿者亦隨  
以俱腐丘與孫自若也而彭亦自若也余初不識  
彭至是始識之爲其孫丘友也視之若孫丘然今  
孫丘俱以秀才起家爲侍從彭方賣藥四方其出  
處始異然孫丘於彭又安知無招隱之作也

美張彥和詩序

醫之道由帝鴻氏而下作述不一其人至近世劉  
河間張戴人曲暢其旨勒爲成書則尤簡易明白  
於時宋金列土並國二人之道北而未南皇元旣  
一四海茲道雖駸駸乎南而狃於所習者政不無  
也嘉定縣居東南之陬乃有業醫而遠宗二人者  
聲教自北而南可即是而窺矣若張彥和是也彥  
和醫士一旦企二人之道讀其書而有所嗜焉有  
嬰疾者造彥和所或迓彥和於家即以是學而措  
之百不失一成稱之嘖嘖然艸堂鄭君謂余曰往

歲吾疾更吾生者彥和今又吾室人疾更其生又  
彥和惟餌藥而一無所償大夫士詩以美之吾集  
而昇焉子以爲何如余謂彥和療人于艱難之秋  
艸堂酬德於貨利之外皆義也何說之爲然彥和  
氏曰張字曰和業曰醫於戴人不能必其所出之  
戚疏所志之高下所得之淺深而業曰同氏字曰  
同固將於其同而不於其異也且戴人河間之出  
當北南未一而生於北欲求東南之隙企其道如  
彥和者無有也彥和南產乃企其道於北之人蓋  
必其故矣余是以有自北而南之說然則艸堂之  
集是詩不獨昇彥和尤可陳之觀民風者焉

送國子周衍觀省還國學序

天下有言之必至於是而止者天下之人皆莫不  
曰然至千萬世亦莫不曰然故舉天下皆水也皆  
山也有人焉粵產也目未覩秦華也與之言天下  
之山必至於秦華而止朔之人跡不涉東海也而  
凡言天下之水必至於東海而止是秦華也東海  
也言之天下而無不曰然也至於言天下之羽毛

王徵士集卷第二  
麟介也靈必至於龜神必至於龍瑞必至於鳳麟  
而止言之天下而莫不曰然又至於言天下之艸  
木必皆至於徂徠之松新甫之柏而止而天下亦  
莫不曰然又至於言天下之所寶者金曰南金璧  
曰和璧而珠必曰夜光而止言之至於是而天下  
無或有不然者又至於言天下之器於尊彝必曰  
禹湯也於衣冠必曰袞冕也弓必曰繁弱而刀與  
劍則必曰干將也莫邪也言之至於是而天下亦  
皆曰然至於言天下之技也射至羿而止工至般

而止奕至秋而止御至王良造父而止若醫巫至  
陽咸和緩盧扁之徒而止而天下無不曰然今天  
下之勢舉海內外以爲家凡天下之人而言夫此  
州也彼州也其城闕宮室壯且麗亦必至於京師  
而止故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言天下之人之所  
趨而必至於是者也然而有國學焉又帝王教天  
下之士而天下之士之所趨而止焉者非孔子之  
道弗由也非孔子之書弗讀也故其言天下帝王  
孝至於舜而止仁至於堯而止有道而無爲至義

農軒轅而止去暴安人至湯與武而止凡其當時  
之臣有功天下者以言平水土也至禹而止稼穡  
至稷而止禮樂至夔伯夷而止刑也至皋陶而止  
自任天下之重在商伊尹在周周公必至是二人  
者而止至孔子而述以爲易書詩春秋而天下言  
集羣聖人之成者必至於孔子而止蓋天下之言  
孔子者不惟天下言之而且千百萬世共言之而  
無有不然者而况於京師乎况於國學乎宜其言  
之必至於是而止也崑山周衍學於國學者有年  
書之以贈

送林醫正覲省復還朝詩序

洪武七年春三月丁卯朔醫正林以義旣得旨省  
其父於蘇州陞辭上謂以義在父前當如兒時以  
義以楚萊子斑衣事對稱旨以義至其家宣上德  
意其父拜手稽首感激倍萬而以義歡欣鼓舞果



能如在兒時踰月以義還朝郡守蒲圻魏公首賦  
詩爲贈一時大夫士和者至若干人得詩凡若干  
什會稽王彞序之曰聖王愛民如子事天地如父  
母故能有人之父母之心又能有人子孝其父母  
之心也今皇帝之事天地宗廟也極誠盡敬無乎  
不至以是知天下之人之孝其父母者宜亦若是  
醫正執藝以事上是行也天語乃及是焉非私醫  
正也欲其赤子之孝其父母者皆必若是皇帝所  
以爲億兆人之天地父母也先是有旨下郡縣行

鄉飲酒禮六年魏公行於郡學有周老人百有十  
歲楊老人九十有三歲林老人寔醫正父九十有  
二歲今年春鄉飲酒而三老人尚無恙豈天地父  
母之恩獨厚於蘇歟且林老人者今年九十有三  
有五丈夫二女子子而其子復有子有孫老人至  
是形神不衰生受其養而醫正又加榮焉豈天地  
父母之恩又特厚林老人歟魏公賦詩不獨爲林  
老人父子於以詠歌我國家天地父母之恩寔自  
蘇始則是詩也固亦與行葦之雅並傳也哉其年

夏四月庚子序

送東傳師住天平白雲寺序

佛寺莫盛於浙之東西蘇爲浙西名郡其樓殿所存亡慮千百區以山水之秀而著者皆是也而又加以前人之所題詠在唐若韋應物張懿孫白樂天孟東野張承吉陸魯望皮日休者固未可勝數也惟虎丘靈巖出於伯業旣去之後雖其人跡盡湮山水蕭條猶足以想見其萬一者則又爲覽今弔古者之所喜遊而樂道之也天平在蘇城之西

與靈巖鄰而其山特高以起爲衆山所環揖固已擅其山水之秀而白雲寺又范公托是以守其先公之墓且即而祠焉蓋公爲宋之皋夔伊召三代而下所不數見者也且其孝思所在固有昭然而若新者矣彼伯業之殘題詠之細又不足多也公之裔孫有爲浮屠師曰良公者住杭之靈隱寺爲名浮屠於是主教者即以其徒曰教字東傳主白雲以守先墓東傳以能詩有聲江湖間且有卓行吾固以賀白雲之得其人與良公之得其徒而文

正之所望於後人者又在是也東傳之行也諸大夫士請即其山水之秀分題凡十有二而各賦詩以送之天平山水之秀固將因是詠歌而躍然於目之前於以寓其所懷於無窮也然余數夢遊山中拜文正之儀容既覺而霑襟焉則余心之有懷於茲者其有窮也耶其不有窮也耶

送吉無咎之延安序

余蚤作有老先生者暨徐逸人槃同謁余歸養堂上曰無咎之行也將有言以贈之惟先生言不妄

出且有文在史氏所傳信宜贈旣而方氏兄弟曰嗣宗曰桀者復來亦以爲請余以爲無咎之斯行也亦有虞乎否也老先生曰無咎之母老矣始無咎自嘉定如京師輒行役壽州復從守將開軍府於延安距嘉定萬里而遠母子不蚤暮見吾意無咎斯時其情爲何如頃無咎以軍事自延安赴京師得東歸覲省其情又何如今無咎行且辭其母復之延安其情又何如吾用是以爲無咎虞也余曰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於四方上下以無咎

家居姓名不出百里顧雖日夜弄雛母側視飲馬  
河洛據鞍攬終南嵩華之勝於是發揚其志氣建  
功名萬里外使天下後世知其爲誰氏子果孰大  
孰細哉以無咎披枯竹斷葦與鄉里迂生操一曲  
之說妄論古人陳跡視身涉周秦漢唐之故都弔  
古明王哲臣豪傑之士而詢其父老若親見之又  
孰勝孰負也况無咎之室人能順母安焉有子能  
讀書知孝且弟母樂焉無咎雖去家萬里何虞乎  
嗣宗曰壯哉斯言請以爲無咎贈余曰未也自天

下變故盜名字蚤起西北之人往往棄詩書事戰  
鬪國家旣戡定其土思所以爲治教者於是以羣  
進士牧焉而東南產於嘉定特拔其三人有金文  
徵者嘗受學先君子有黃琮者余妻弟也金同知  
鄜州黃知鄜之中部縣鄜延安屬州也有徐奐者  
與余尤相知亦爲環縣丞皆受約束於軍府無咎  
至問經術於三君三君亦問無咎以疏通之政且  
時循鄉里好諸君皆有親康強他日尚先後歸榮  
其鄉而交拜堂上余雖閉門讀書不暇出入然聞

其歸亦將持酒肴候至門外問無恙也老先生者  
四明陳尚吉也

送仲謙師序

比余以纂修元史得聞元之造邦其國族多雄豪  
而惟儒臣之經綸是賴至於佛老氏若丘處機及  
八合巴思者亦咸有功焉則凡其徒爲之言又烏  
可已哉此釋老傳所以作也雖然於此可以觀世  
道矣初八合巴思之有功於元室也世祖爲錫號  
帝師而位之一人之上俾其後世襲之方是時北

而冰天南而桂海日崿月竈之東西凡爲釋教者  
莫不宗焉而其塔廟土田被覆天下視王公萬姓  
之產恒十七八富貴聲容足以震耀一世今則回  
視夫前數十年時一大夢也余嘗聞佛之說往往  
夢視一世其於世之所有者皆歸之浮雲空華而  
弗之顧然而富貴聲容之震耀者乃如波旬佛之  
所樂爲乎仲謙師爲佛之說者也獨能脫畧世累  
而皆委諸空言以爲詩於是主佛祠於上海之楊  
林而輒謝去將西還吳江以卒業其佛之說其友

哲彥文求余爲之言以送之師固不以其勢之興衰而爲銳鈍也故誦其所感者焉

### 送堅師序

孔子門人若求之藝賜之言語游與夏之文學穎然在七十子上至於回也不遷怒不貳過屢空而不改其樂則不必其有文學言語而求賜之徒所弗能及者佛氏自達磨言心而來文字言語皆無足道乃或自欺以顏子之樂然顏子之樂與佛氏之所云者雖未知其果同異者而儒者與佛氏遊

如韓子之於文暢令縱歐陽子之於惠勤蓋皆取其文辭而已焉豈以其心學之殊而文辭之同歟或他有說也堅師佛氏也以言辭遊吾儒中至是主松江佘山之普照寺儒先生皆相率而贈以歌詩而陳留阮維則求余爲文以序其卷首嗟夫吾儒與佛氏所尚者初未嘗以文辭而已也然而不以爲不足爲而爲之者韓歐二子與暢勤之徒夫旣樂而爲之矣雖然暢勤之徒以韓歐故傳而韓歐乃又唯取其文辭而已也然則吾與師以文辭

相與者蓋亦有所本也已

中秋翫月詩序

燭天地而至清者莫如月故翫於秋宜也秋之中  
尤宜也至正廿六年八月甲子望鄉人周景延冀  
人馮季濂泊余會蜀人王某膠城之居均臭味也  
即攜楮筆造登龍觀之南樓以修翫事觀之正道  
士鍾希聲與其客天台僧嘿肅以年啓窗布席而  
坐四空不雲涼月鮮澄神清欲飛境意俱勝因掇  
曹孟德月明星稀語分韻賦古詩體以紀焉時稍

渴需茗嘿戲曰詩先成者茗之某詩先成且吟且  
啜若譏我三人者次季濂成次景延與余成始得  
茗莫不絕倒由是憑欄高詠琅然有聲紆餘瀏亮  
下震闐闐間還者出歌者息闐然而聽之景延曰  
雅之過鄭音如此哉衆樂甚思逾溢且方二鼓鍾  
設酒果以歡復以前孟德語為韻各賦四絕句惟  
季濂臥思竟睡去既覺東方作矣即走筆而就夫  
中秋也氣以澄寒燠以均月之色也倍故古之人  
得翫為喜不得翫為恨方今枹鼓天下莫之或寧

而吾數人乃能以良辰無事逍遙於斯樓詎不大幸矣乎景延偕季濂以事出非偶不可無叙因授簡焉余固辭復余屬弗得辭故述以畧時從筆硯者許生鎔張生翀也

送朱道山還京師序

上以聰明神聖肇王業十年之間海內僭亂以次平一旣而海外諸國亦每梯航而來貢夫明王之化遠被百蠻固有至神而莫測者然亦有其故焉朱君道山泉州人也以寶貨往來海上務有信義

故凡海內外之爲商者皆推焉以爲師時兩斯旣臣附道山首率群商入貢於朝上嘉納道山之能爲遠人先俾居輦轂之下優游詠歌以依日月末光示所以懷柔遠人之道海外聞之皆知道山入貢之榮有如是也至是海舶集於龍河而遠人之來得以望都城而瞻宮闕且又見中國衣冠禮樂之盛而相與詠歌之者又不啻道山入貢之榮也夫以道山之能爲遠人先也不在於他時而在於今日蓋聖上有作必有一代之人物以共事於此



而道山亦與有榮於其間焉非偶然也適道山自京來婁江者數月矣將還其親友田勝祖孫文富陳寶生咸徵贈言於余余故喜遠人之方來而未已也茲用表而出之以爲向化者之勸

送殷教諭赴咸陽縣序

國制凡府州縣必皆有學學必有官官必以府州縣所薦士然猶必考驗於吏部乃歸而就職焉殷君孝伯崑山人也以古學倡其鄉邦爲士人所推服大夫聞之因薦以爲縣學教諭君以母老辭強

起之旣上吏部試春秋義及道統論各一通執政者見之嘉其學欲薦以爲守令君辭曰某迂儒職教可也民社之寄重矣然非才不可也旣而朝廷命以學官準常選例亦南北互調遂調君咸陽縣學教諭咸陽去崑山數千里而遠君還治行李鄉之人皆惜其官之卑而行之艱也而或歔歔以泣然則余嘗有所望於君者而不在是也乃推君所論道統之意以解之曰聖人之道與天地之化同流也堯舜禹湯之王固各有地矣湯以後文王周

公興於岐周又五百年而孔子作於魯又百年而孟子起於鄒又千數百年而周子程子生於楚張子復生於岐下而會於伊洛之間未幾而朱子出於閩焉夷攷其地則岐周西北也魯與鄒東也伊洛中土也楚其西南而閩又極南也而天皆生其人焉其由西北而東者相去幾五百年其由東而來在西北在西南在極南者相去又千數百年顧乃希闊若是然而在西北與其在東者先後雖五百餘年而同代數人其在東者百年而有兩人在

西北者二千餘年後同地而復有其人又其自東來千數百年後在西北在西南而會于中土者同時復有數人而其在極南者其人又相續也夫天者之爲是也豈無其故哉蓋世運至於周上之而唐虞焉下之而秦漢焉此升降之會也而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乃先後見其一代之間豈非天以道統重周也故地不偏王而其人或王於西或素王於東以大是一統歟至有宋而周程張子者出千數百年來鬱積之久而闡發之盛豈非天以宋之

有道也而其人生於西北生於西南而會於中土  
又以大是一統歟宋之南也中國微夸狄橫朱子  
之生不於北而於南豈非天以其一人而存中國  
之道統歟然則聖人之道沛然在天地間由西東  
北南而假之以其人發之以其地而不囿於一方  
者天固使之然也今天子以中國之主統海內外  
而學官設焉因命南之士典教於北北之士施教  
於南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余於是蓋竊思焉  
自昔元有中國而許文正公以朱子之學佐其主

自是南北學者咸知有朱子而朝廷亦以朱子說  
取士然北方學者於朱子之微言精義猶未若江  
南君子知之爲深蓋朱子之學授之黃文肅公文  
肅傳之文定何先生文定傳之文憲王先生文安  
金先生皆南產也文安當元世猶存顧乃窮而在  
下其言雖立而未能遠被於斯世若猶有所待者  
固有在於今中國一家之日歟君生南方知朱子  
之傳爲有在今而之咸陽焉則文王周公聲教本  
原之地而張子所過也北方學者有能或之先後

者焉君其必相與考德問業以要其指歸則於國  
家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非小補也吾聞京兆  
有蕭維斗先生關中之學者宗焉今亦有爲其學  
者乎比余與修元史獲次其言行置諸儒學傳中  
君而得其學者試以余言而語之其亦有以教我  
哉洪武四年九月一日蜀郡王彝常宗序

陳婦節義集序

陳婦節義集者學士大夫美陳思恭妻莊氏之節  
義而稱述詠歌之莊氏之子寶生因集其見於詩

文者得若干篇而其傳則蜀郡王彝之所作也寶  
生他日復請彙名其集而併序焉乃序之曰予觀  
陳婦之節義爲之慨然以作以爲關雎之化其不  
行於天下也久矣而莊也乃能是焉豈由於被上  
之化而然歟抑其性然也嗟夫天地如此其大且  
遠也其生人也俄而有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男女  
飲食之欲焉固亦與蟲魚鳥獸等也以言其生之  
身則七尺之軀爾以言其生之期則百年之頃爾  
而乃有處億萬里之間而屹然以立寓億萬年之

內而赫然以著其忠孝節義如古之所謂大丈夫者亦不難也然而以爲難者何也忠孝節義如古之所謂大丈夫者少也莊婦人也而生於泉泉南裔也其俗趨商而競賈而莊之夫固商也自海鹽來爲贅壻蓋旣生子而輒浮海以去去而無聞者五年莊能却所傳聞而必其生還及其旣還而復去去而溺海以死莊又能誓死不嫁以成其五歲之孤嗚呼莊婦人也非世之所謂大丈夫者而何其有節也然莊又能贖田數千里外授其夫前婦

之子在彼外家者使得以就食且能爲夫償其友宿負使彼得之以脫於禍難又他節婦所難能者焉嗚呼莊固非世之所謂大丈夫者又何其義也然予以莊而較夫世之所謂大丈夫者類皆倏焉而生忽焉而死而其爲忠與孝者蓋亦難矣莊婦人也爲節與義而有不難者蓋古之所謂烈婦云者皆爲其大丈夫之所難爲而今之所謂大丈夫者乃反欲爲其婦人之所不爲者其相去何遠哉或曰莊之性然也然莊之性與天下之性皆然也

與天下之性皆然而莊之性獨然也其相去又何  
遠哉莊寡居在至正間凡廿有六年至國朝洪武  
四年年五十有六而寶生以逾壯母子慈且孝蓋  
亦有可書者雖然予所書又豈獨以莊而已歟故  
名之曰節義集而序之於以爲天下後世勸也是  
歲辛亥秋九月序

王徵士集卷第二終